廣藝舟雙楫

自敘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緣其形爲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細於時握髮墊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顯顯於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鼇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杙取欂櫨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

宜哉且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般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蜨又有巢者覼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傅緣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窈深窅曲蟣蠓蚋生蛙蠙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烟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黼黻草木蘢鬱汝神禫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鶩哉盍黜汝志勦汝心

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旣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卻埽攤碑摛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鈎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竅後生之宧奧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游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鈲之揚之今則孳之衍之凡爲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書弟一

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寔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待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

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祖詒長素父也

廣藝舟雙楫卷一

原書弟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於人之智也虎豺之強龍鳳之奇不能造爲文字而人獨能創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陽不爲血氣之濁所熏故智獨靈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橫立之身則必大愚必無文字以血氣熏其首故聰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積之歲年必有文字不獨中國有之印度有之歐洲有之亞非利

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亞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魯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刼之文字於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識別故謂凡爲峙立之身曰人體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萬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於象形物有無形者不能窮也故以指事繼之理有憑虛無事可指者以會意盡之若諧聲假借其後起者也轉注則劉歆創例古者無之倉沮創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見於古籀者不勝僂數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艸木面首馬

牛象鳥諸文必倉頡之遺也匪惟中國然外國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國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燾使經其地購得數十搨本文字酷類中國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於象形也

以人之靈而能創爲文字則不獨一創已也其靈不能自已則必數變焉故由虫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分秦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眞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已也

古文爲劉歆僞造雜採鐘鼎爲之余有新學僞經考辨之已詳水經注偁臨淄人有發齊胡公之銅棺其前和隱起爲

文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子思偁今天下書同文蓋今隸書卽蒼頡篇中字蓋齊魯閒文字孔子用之後學行焉遂定於一若鐘鼎所採自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書體故詭形奇製與倉頡篇不同也許慎說文敘謂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法德俄文字皆異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亂經則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論筆墨則鐘鼎雖僞自不能廢耳

王愔敘百二十六種書體於行草之外備極殊詭按佛本行經云尊者闍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廣爲說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有四十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唇富沙

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節分曹迦羅書隋言吉祥
邪穌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鴦瞿梨書隋言指言耶那尼迦書隋言馱書
娑伽羅書隋言牸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
與書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低書
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波伽書隋言嚴熾僧佉
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㝹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
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
書踈勒支那國書卽此國也摩那書科斗末荼叉羅書中字毗多
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羅書龍夜叉書
乾闥婆書天音聲阿脩羅書不飲酒迦羅婁書金翅鳥緊那

羅書非人摩睺羅伽書天地彌伽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
書鳥音浮摩提婆書地天居安多梨乂提婆書虛空天鬱多
羅拘盧書須彌北彌逋婁婆毗提訶書須彌東彌烏差婆書舉
膩差婆書擲婆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
犁伽書往復毗棄多書食殘阿㝹浮多書未曾有脊娑多羅
跋多書如伏轉伽那那跋多書等轉優差波跋多書舉轉尼
差波跋多書擲轉波陀梨佉書上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
書從二上增凶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已上末茶婆哂尼書
中流梨沙耶婆多波修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乂梨書
觀地伽伽那卑麗乂尼書觀虛空薩蒱沙地尼山陀書一切

藥草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韋多書一切種音三藏記玄先覺說有六十四種書鹿輪轉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樓為勝文西陽雜俎所攷有驢肩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牛書樹葉書起尸書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非獨中土有虫籀繆填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已也

隋志偁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蓋天竺以聲為字涅槃經有二十五字母華嚴經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傳天竺三十六字母所變

化各書猶可見也唐古忒之書出於天竺元世祖中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千餘毋四十一皆相關紐則採唐古忒與天竺爲之亦迦盧之變相也我

朝達文成公又採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

國書至乾隆時於是製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並託音爲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爲字未必能遽合聲爲字其合聲爲字必其後起也遼太祖神册五年增損隸書之半製契丹大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依倣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爲國書西夏李元昊

命野利仁榮饋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於形非自然而變者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隨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爲之英國字毋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爲字也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爲猶太文字焉有敍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爲拉丁文字焉又變爲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於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几席易爲牀榻豆登易爲盤碗琴瑟易以箏琶皆古今之變於人便利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鐘表興則壺漏廢以鐘表便人能懸於身知時者未有捨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捨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頡下行其說雖謬然文字之製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於手倒讀不便於目則以中行爲宜橫行亦可爲用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爲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爲順以此論之中行爲優也安息書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郎今波斯也囘囘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於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於右手大不順爲最愚下

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爲主卽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爲主卽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葢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爲便然合音爲字其音不備牽强爲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爲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

之西域記僧䟦祿迦國字源三十餘羯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八紘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浡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爲字體皆右行並本原於梵書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爲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於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眞教體清淨在音聞又以聲聞爲一乘其操聲爲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爲字之學莫不本於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子別有論此變之大者也

綜而論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周以前爲一體勢漢爲一體勢魏晉至今爲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今用眞楷吾言眞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鍾衞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札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於臨寫之中敗心志於碑帖之內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食以果腹也則糗藜足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

璀璨冊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爲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爲之好事楊子雲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皆有法焉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御撰之文僅羲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旣不爲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爲引伸僻子臨池或爲識途之助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尊碑弟二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眞蹟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
明人之爲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
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卽唐人鉤本已等
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
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
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迥別
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況其
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
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

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爲眞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丁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朴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啟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於崔敬邕也

阮文達亦作舊體者然其爲南北書派論深通此事知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

通人達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猶少未暇發揮猶土鼓蕢桴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爲攷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耡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搨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徧布海內其餘爲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

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爲大國適乘帖微入纘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爲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迨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

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攷隸楷之變二也可以攷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尙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爲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購碑弟三

學者欲能書當得通人以爲師然通人不可多得吾爲學者尋師其莫如多購碑刻乎楊子雲曰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仲尼子輿論學必

先博學詳說夫耳目隘陋無以備其體裁博其神趣
學烏乎成若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
之分合盡得於目盡存於心盡應於手如蜂採花醞
釀久之變化縱横自有成效斷非枯守一二佳本蘭
亭醴泉所能知也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蔡邕
石經張昶華岳碑徧習之是其師資甚博豈師一衞
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範圍千古哉學者若能見千
碑而好臨之而不能書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購亦不易見然則如何曰握要以圖之擇
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

能復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擇其精雖見數百碑猶未足語於斯道也吾聞人能書者輒言寫歐寫顏不則言寫某朝某碑此眞謬說令天下人終身學書而無所就者此說誤之也至寫歐則專寫一本寫顏亦專寫一本欲以終身此尤謬之尤謬誤天下學者在此也

又有謂學書須專學一碑數十字如是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一碑又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碑亦如是因舉鍾元常入抱犢山三年學書永禪師學書四十年不下樓爲例此說似矣亦謬

說也夫學者之於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又藝之至微下者也學者畜德器窮學問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歲月耗之于無用之末藝乎誠如鍾永又安有暇日涉問學哉此殆古者欺人耳吾之術以能執筆多見碑爲先務然後辨其流派擇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時臨之碑臨旬月徧臨百碑自能釀成一體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學問已可成家雖天才駑下無不有立若其淺深高下則仍視其人耳

購碑當知握要以何爲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

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復求其末下至干祿之體亦無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緩購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九成宮皇甫君虞恭公秘書之廟堂碑河南之聖教序孟達法師魯公之家廟麻姑壇多寶塔元結郭家廟臧懷恪殷君八關齋李北海之雲麾將軍靈巖東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尙柳誠懸之元秘塔馮宿諸碑非原石不存則磨翻壞盡稍求元明之舊搨不堪入目已索百金豈若以此一本之貲盡購南北朝諸碑乎若捨諸名家佳本而雜求散碑則又本

未倒置眛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兖公頌裴鏡民者實寡小唐碑中頗多六朝體是其沿用未變法者原可採擇惟意態體格六朝碑皆已備之唐碑可學者殊少卽學之體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緩購

今世所用號稱眞楷者六朝人最工蓋承漢分之餘古意未變質實厚重宕逸神雋又下開唐人法度草情隸韵無所不有晉帖吾不得見矣得盡見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購

漢分爲眞楷之源以之攷古固爲學問之事卽論書法亦當考索源流宜擇其要購之若六朝之隸無多

唐隸流傳日卑但略見之知流變足矣可不購
漢分旣擇求唐隸在所不購則自晉魏至隋其碑不
多可以按金石萃編金石補編金石索金石聚而求
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
箸錄者各有不盡學者或限於見聞或囿於才力無
以知其目而購之知其目矣慮碑之繁多搜之而無
盡也吾爲說曰六朝碑之雜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記
其文義略同所足備攷古者蓋鮮陳陳相因殊爲可
厭此蓋出土之日新不可究盡者也造像記中多佳
者然學者未能擇也姑俟碑銘盡搜之後乃次擇採

之故造像記亦可緩購

去唐碑去散隸去六朝造像記則六朝所存碑銘不過百餘兼以秦漢分書佳者數十本通不過二百餘種必盡求之會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擇吾所愛好者臨之厭則去之臨寫既多變化無盡方圓操縱融冶自成體裁韵味必可絕俗學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漢分目略見所說說分本漢篇中今將南北朝碑目必當購者錄如左其碑多新出爲金石諸書所未有者也造像記佳者亦坿目間下論焉

碑以朝別以年敘其無可攷坿於其朝之後

有年則書不書者無年月也

書人詳之撰人不詳重在書也

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題者書人名不題者并官書之欲人易購也

吳碑

葛府君碑額　江蘇句容

九眞太守谷朗碑　鳳皇元年

晉碑

南鄉太守郛休碑　太始六年

保母志　興甯三年　王獻之書

枳陽府君碑　隆安三年

爨寶子碑　太亨四年

按安帝元興元年改元太亨次年復爲元興四年已改義熙元年此碑蓋在偏遠未知故仍書太亨四年也

孝女曹娥碑　元嘉元年　明人傳爲王羲之書姑附於此海山仙館刻石

宋碑

甯州刺史爨龍顏碑　大明二年　雲南陸源有碑陰

始康郡晉豐縣口熊造像　元徽廿五年　山東王氏

高勾麗故城刻石　己丑年長壽王當宋元嘉六年平壤吳氏

齊碑

吳郡造維衞尊佛記　永明六年　浙江會稽

信仏弟子蕭衍造像題字　永元二年　四川雲陽

梁碑

太祖文皇帝神道東闕　反刻

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闕

南康簡王神道東闕　反刻

南康簡王神道西闕

臨川靖惠王神道東闕　反刻

臨川靖惠王神道西闕

吳平忠侯蕭公神道東闕 反刻

吳平忠侯蕭公神道西闕

始興忠武王碑 有額有陰

散騎常侍安平王碑

天監五年殘碑

鄱陽王益州軍府人題記 天監十二年 四川雲陽

石井闌題字 天監十五年 江蘇句容

章景爲梁主造佛依碑石像 丁未年卽大通元年 四川綿州

許善題名 大通三年 四川綿州

口口口等造觀世音像 口通三年 四川綿州

口道口造像 口口三年 四川綿州

劉敬造像 大同三年 山東福山王氏

讃觀音 與大通元年石同 四川綿州

釋慧影爲父母師僧及身造釋迦佛像題字 中大同元年浙江石門李氏

陳碑

新羅眞興大王巡狩管境碑 戊子年眞興王麥宗陳光大二年也 朝鮮咸興

趙和造像記 永定三年

魏碑

邑主秦從州人造像王鍛堂畫像題名 道武天賜三年

鞏伏龍造像 大魏國元年即大武延和元年

定州中山趙琊造像 皇興三年

中岳嵩高靈廟碑 太安二年 寇謙之書 篆額陽文有陰

宕昌公暉福寺碑 太和十二年 陝西澄城 有碑陰

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皇摘遷中元載歲御次閼茂望舒

孫秋生造像 太和七年 以下爲龍門二十品故合錄之

始平公造像 太和十二年 朱義章書 有額

北海王元詳造像 太和十八年

北海王太妃高爲孫保造像

長樂王夫人尉遲造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太和廿年
解伯達造像太和年造
楊大眼造像
魏靈藏造像
鄭長猷造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景明三年
賀蘭汗造像景明三年
高樹造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景明四年

太妃侯造像　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　正始四年

平乾虎造像　正始四年

道匠造像　無年月

齊郡王祐造像　熙平二年

慈香造像　神龜三年

優填王造像

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　永平二年　太原典籤王遠書

左授合買三德開復石門題記

司馬元興墓志　永平四年

鄭文公碑 永平四年 鄭道昭書
有上下二碑

幷雲峯山石刻四十二種不詳列

仙和寺造像 永平四年

楊翬碑 延昌元年 直隸唐山
有額

司馬景和妻孟敬訓墓志銘 延昌三年 河南孟縣

刁遵墓志銘 熙平元年 直隸南皮張氏

兗州賈使君碑 神龜二年

趙阿歡造像 神龜三年

司馬昞墓志銘 正光二年

張猛龍清頌碑 正光三年
有額有陰

樊可憘碑 正光二年

鄭道忠墓志 正光三年

馬鳴寺根法師碑 正光四年 有額

高貞碑 正光四年 篆額陽文

涇州刺史陸希道墓志蓋 正光四年 篆書 河南孟縣

鞠彥雲墓志 正光四年 有蓋

李超墓志銘 正光五年

吳高黎墓志 孝昌二年

六十人造像 孝昌三年

劉玉墓志銘 孝昌三年

張玄墓志 普泰元年

元匡造泗津橋堰石人題記

皇甫驎墓志

殘碑口軍司馬治外兵曹張顯口題名 碑側有邑子趙軌等殘字

殘碑豆陵苟邑題名 有碑側

藺獻伯高懷玉題名

韓顯祖造像 永熙二年

元萇振興溫泉頌 篆額陽文

惠輔造像

張法壽造像 天平二年

嵩陽寺倫統碑石銘 天平二年 隸書篆額

司馬昇墓志 天平二年

法顯造像 天平三年

法堅法榮二比丘僧碑 天平四年 山東泰安

李憲墓志 元象元年 直隸保定

高湛墓志銘 元象二年

禪靜寺刹前敬使君銘 興初二年

惠詮造像 建義元年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興和三年 王長儒書 篆額

張奢碑 興和三年 靈壽埠安村寺

王盛碑 興和三年

王偃墓志銘 武定元年 有篆蓋

朱永隆唐豐等造天宮碑 武定三年 河南

邑王敬造后像碑文 武定六年

義橋后像之碑 武定七年 有側有陰

冀州刺史關勝誦德碑 武定八年

源義虎曾孫磨耶壙頭祇桓記 武定八年

王僧碑

北齊碑

邑子曹師后象碑 天保三年

崔頠墓志天保四年

西門豹碑頌隸書

并州主簿王璘妻趙氏墓志天保六年有額

趙郡王修定國寺碑天保八年有額

朱氏造像天保八年有大字小字二碑

夫子廟碑乾明元年隸書篆額

比邱僧邑義造像殘記乾明元年有側

雋修羅碑皇建元年有額

石柱頌太寧二年八面隸書

雲門法勤禪師塔銘太寧三年

天柱山銘 天統元年 鄭述祖撰書

姜元略造像 天統元年

房周陁墓志 天統元年 山東濰縣郭氏

魏元預造象 天統元年

邑義六十人碑頌 天統五年 隸書

百人造象記 天統五年碑長丈餘甚完好瘦硬中有腴氣登善之祖也

趙崇仙造象 天統六年

定州刺史鄭珎之碑 隸書有側

映佛岩摩崖 武平元年

隴東王感孝頌 武平元年 梁恭之隸書

朱岱林墓志銘 武平元年 有額

道略五百人造像 瘦硬完好齊碑上品

晉昌王唐邕寫經碑 武平三年 隸書

臨淮王象碑 武平四年 隸書

功曹李琮墓志 武平五年 有側

靈塔銘 武平五年

等慈寺殘碑 武平五年

尼圓照造像

報德象碑 武平六年 釋仙書

馬天祥造像 武平六年

陳留太守墓志殘石 是石出土拓一紙復埋之海內無二本姑坿錄之

豫州刺史劉子彥墓志 武平

張思文造像 承光元年

公孫文哲造像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 有千餘字朘整

鼓山石經

北周碑

強獨樂樹文王碑 元年丁丑

賀屯植墓志 保定四年

西岳華山廟碑 天和二年 趙文淵書 篆額

曹恪碑　天和五年

時珎墓志　宣政元年

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銘

李峻卜居記　建德元年

隋碑

豆盧通造大像記殘石　開皇二年　直隸正定府崇因寺

趙芬碑殘石　開皇五年二石

仲思那卌人造橋碑　開皇六年有額

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王輝兒造像　有穆子容碑氣

石窟寺修佛經石像碑 開皇十三年
曹子建碑 開皇十三年
惠雲法師墓志 開皇十四年
鞏賓墓志 篆蓋 開皇十五年
荆孝虪墓志 開皇十五年
賀若誼碑 篆額 開皇十六年
李氏像碑頌 篆額 開皇十六年
張通妻陶墓志 開皇十七年
美人董氏墓志 開皇十七年
安喜公李使君碑 篆額 開皇十七年

龍山公臧質墓志　開皇二十年

澧水石橋纍文碑　開皇口年　篆額

青州勝福寺舍利塔下銘　仁壽元年　孟弼隸書　有額

孔文宣靈廟碑　仁壽元年　隸書篆額完好

信州金輪寺塔下銘　仁壽二年

蘇慈墓志銘　仁壽三年

鄧州大興國寺舍利塔下銘　仁壽二年

曹禮墓志　磨厓仁口口年

儀同王君墓志　大業元年　直隸定州

劉琢墓志　大業二年　隸書有側有銘

唐高祖爲太宗造像 大業二年

吳儼墓志 大業四年 篆蓋

甯贙碑 大業五年 有額

修孔子廟碑 大業七年 隸書篆額

李君[illegible]造像 大業七年

姚辯墓志銘 大業七年 歐陽詢書 宋人重刻

元智墓志銘 大業十一年

太僕卿夫人姬氏墓志 大業十一年

宋永貴墓志 大業十二年

隆山郡勝業道塲碑

德陽公郯公碑 篆額

河東首山郡勝業道場舍利塔銘 篆額

青州藏碑殘石

李靖上西岳文 宋人僞作然董逌以爲大業末年則亦出土久矣

曹文宗殘碑

岡山摩崖 魏齊周隋皆有摩崖而齊尤多包愼伯所稱般若經即在摩崖中也今附於末焉

尖山摩崖

鐵山摩崖

凡所次目皆爲窮鄉學子欲學書法未知碑目言之

若大雅宏達金石名家扇歐趙之餘風集琳瑯之萬

品諸朝箸錄旁探遼金內地網羅遠泊蕃外自能箸書無煩芹獻凡所箸目約之已甚若猶畏其繁多慮披採之不易臨寫之難徧雜冗亂目無從下手則更擇其精者若碑品之所列流派之所論選舉旣嚴別白益審必當盡購而熟觀之若諸碑之未見家法之未熟而遽欲言書書乎書乎匪吾攸聞

廣藝舟雙楫卷一終

弟子林奎陳和澤初校
弟子梁健康徐勤覆校

廣藝舟雙楫卷二

體變弟四

人限於其俗俗各趨於變天地江河無日不變書其至小者鐘鼎及籀字皆在方長之間形體或正或斜各盡物形奇古生動章法亦復落落若星辰麗天皆有奇致（鐘鼎古文雖爲劉歆僞造而所採多春秋戰國舊物故奇古可愛攷據經義則闕之至於筆畫之工則不能以人廢也）秦分（即小篆）裁爲整齊形體增長蓋始變古矣然瑯琊秦書茂密蒼深當爲極則自此日變

若趙王上壽泮池刻石墳壇刻石下逮少室開母廟
建初殘碑三公山是吾碑體皆方扁筆益茂密至褒
斜鄐閣裴岑尊楗閣仙友等碑變圓爲方削繁成簡
遂成漢分而秦分筆未亡建初以後變爲波磔篆隸
迥分於是衡方乙瑛華山石經曹全等碑體扁已極
波磔分背隸體成矣夫漢自宣成而後下逮明章文
皆似駢似散體製難别明章而後筆無不儷句無不
短駢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
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
漢末波磔縱肆極矣久亦厭之又稍參篆分之圓變

爲眞書今觀元常諸帖三國諸碑皆破觚爲圓以茂密雄强爲美復進爲分（書勢所併毛宏之八分增損此也）此如騈體之極復尚古文而騈散之分經數變之後自是不可復合矣

吾謂書莫盛於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製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眞楷後世莫能外蓋體製至漢變已極矣

南碑絕少以帖觀之鍾王之書豐强穠麗宋齊而後日即纖弱梁陳娟好無復雄强之氣

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要以茂密爲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斕當爲今隸之極盛矣

北齊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絕少異同

北周文體好古其書亦古多參隸意至於隋世率尚整朗綿密瘦健淸虛之風一掃而空豈宙合不分先岳晴霽氣運有當爾邪南北書派自是遂合故隋之爲書極盛以結六朝之局是亦一大變焉

唐世書凡三變唐初歐虞褚薛王陸並轡疊軌皆尚

爽健開元御宇天下平樂明皇極豐肥故李北海顏平原蘇靈芝輩並趨時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後沈傳師柳公權出矯肥厚之病專尚清勁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雖宗二王而專講結搆則北派為多然名家變古實不盡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楊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韓魏公東坡猶然則亦承平之氣象耶宋傳四家君謨安勁紹彭和靜黃米復出意態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筆力則稍弱矣

遼書樸拙絕無文采與其國俗略同金世碑帖專學大蘇蓋趙閑閑李屏山之學慕尚東坡故書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蘇體豈亦有金之遺俗耶

元明兩朝言書法者日盛然元人吳興首出惟伯機實與齊價文原和雅伯生渾朴亦其亞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獨出自餘揭曼碩柯敬仲倪元鎮雖有遒媚皆吳興門庭也自是四百年間文人才士縱極馳騁莫有出吳興之範圍者故兩朝之書率姿媚多而剛健少香光代興幾奪子昂之席然在明季耶　侗子愿

張瑞圖二水董米萬鐘四家並名香光僅在四家之中未能纘一統緒又王覺斯飛騰跳擲其間董實未勝之也至我

朝

聖祖酷愛董書臣下摹仿遂成風氣思白於是祧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吳興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舊物而已然明人類能行草其絕不知名者亦有可觀蓋帖學大行故也

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至於今日碑學益盛多出入於北碑率更間而吳興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爲多凡劉石菴姚姬傳等皆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爲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爲風氣所限者制度文章學術皆有時焉以爲之大界美惡工拙祇可於本界較之學者通於古今之變以是二體者觀古論時其致不混焉若後之變者則萬年浩蕩杳杳無涯

不可以耳目之私測之矣

分變弟五

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攷焉文字亦然漢志倂史籒篇者周時史官敎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劉歆僞體爲周時眞字也其體則今石鼓及說文所存籒文是也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爲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

蓋時地少移因籒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王筠所謂其盤災敢棄知文同籒法是也今秦篆猶存者有瑯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爲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以石攷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爲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至厲王中殿刻石幾於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爲江都厲王尚不足據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

審爲元鳳二字金石萃編疑爲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確也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爲元狩年作江陰繆荃蓀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爲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麃孝禹碑爲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爲隸順德李文田以爲僞作無疑也葉子侯封田刻石爲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丑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則西漢未有隸體也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郫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郙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

北海相景君銘曳腳筆法猶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吳天發神讖猶有此體若三老通碑尊楗閣記爲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以漢鐘鼎攷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隸意汾陰好畤則似秦權至於太官鐘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慮俿尺若食官鐘銘綏和鐘銘則體皆扁繆在篆隸之間矣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鐙及王莽嘉量同爲天發神讖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以瓦當攷之秦瓦如維天降靈甲天下大萬樂當嵬氏冢當蘭池宮當延年瓦方春萌芽

等瓦爲圓篆至於漢瓦若金字樂字延年上林右空
千秋萬歲漢并天下長樂未央上林甘泉延壽萬歲
高安萬世萬物咸成狠千萬延宣靈萬有喜萬歲長
樂萬歲長生無極千秋長安長生未央永奉無疆平
樂阿宮億年無疆仁義自成成撿衣中庭上林農宮延
年益壽體兼方圓其轉嬰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
則方折近鄘閣矣蓋西漢以前無憙平隸體和帝以
前皆有篆意其漢甎有竟寧建平泰阿房瓦西凡卄
九六月官入字純作隸體恐不足據蓋自秦篆變漢
隸減省方折出於風氣遷變之自然許慎說文敘詆

今學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併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是漢世實事自蒼頡來雖有省改要由遷變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寫張平子碑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全是漢人篆法故也桂未谷曰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為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蓋子玉所寫之隸法說文所無之繆篆皆今學家師師相傳舊字舊體展轉傳變可見也志乃謂秦時始建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許慎又謂程邈所作蓋皆劉歆偽撰古文欲黜

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其實古無籒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創名而抑揚之實自歆始且孔子五經中無籒篆隸三字唯僞周官最多則用莊子韓非子者又劉歆篆車此亦歆意也於是篆隸之名行於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隸之名承用之久驟而攻之鮮有不河漢者吾爲一證以解之今人日作眞書興於魏晉之世無一人能指爲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關人爲之改作矣東漢之隸體亦自然之變然漢隸中有極近今眞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眞書尤似

顏眞卿攷高頤碑爲建安十四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眞楷中楊震碑似褚遂良筆蓋中平三年者子游殘石正直殘石孔彪碑亦與眞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爲眞書矣若吳之谷朗碑晉之郛休碑枳陽府君碑爨寶子碑北魏之靈廟碑弔比干文鞠彥雲志惠感鄭長猷靈藏造像皆在隸楷之間與漢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閣永光閣道刻石在篆隸之間者正同皆轉變之漸至可見也不能指出作今眞書之人而能指出作漢隸者豈不妄哉八分之說議論紛紜蔡文姬述父邕

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蔡希綜曰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王應麟曰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陽公集古錄始誤以八分爲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洪邁以晚漢之隸書爲八分吾邱衍以秦權漢量爲秦隸未有挑法者爲八分比漢隸則似篆以石經爲漢隸有挑法者包愼伯曰凡筆近篆而體近

眞者皆隸書也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
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蕭子良謂上谷王次仲
作八分衛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敘梁鵠弟
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鵠已在魏時毛宏
更後若毛宏始作八分則漢魏有挑法者后經等碑
已備之矣若如包氏說中郎始變隸作八分則中郎
之前王稚子闕嵩高銘封龍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
何待中郎變之且中郎勸學篇云王次仲初變古形
則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爲八
分則張昶八分碑乃即華岳碑衛覬金針八分書及

受禪表皆有挑法者若從王氏之說以今楷書爲隸書以漢人書爲八分斥集古謂漢人書曰隸爲誤則序仙記㑺王次仲變蒼頡書爲今隸書則謂八分爲隸亦可是丞叔亦不誤也王次仲作八分張懷瓘從序仙記以爲始皇時人王愔以爲建初時人蕭子良以爲靈帝時人雖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隸起於安和之時亦必爲建初前人必非靈帝時人也然建武時三老尊楗郫縣石刻筆法已有漢隸體則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張懷瓘書斷又云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學者務益高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

分高南阜八分說漢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爲八分爲分別之分非分數之分也翁方綱隸八分考據此兩說引說文八字條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並引丂字詹字尒字有八分義以爲必作分別分列解因攻齊胡公棺有隸爲僞諸家以八分先于隸爲謬又謂分劑分量分數之分玉篇扶問切在去聲二十三問禮記分無求多禮達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無讀平聲之理杜詩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聲卽以分字音義論之其爲分布分列之分可無疑惑其說甚辨按古音無平仄之分離騷好蔽美

而𠌶惡與恐導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爲韵則以入
聲之美惡讀爲去聲之好惡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
使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聲爲
去聲也則漢人無平去聲之別可知玉篇杜詩皆在
沈約之後豈足據乎原諸說之極紛而古今莫能定
者葢劉歆僞作篆隸之名以亂之也古者書但曰文
不止無篆隸之名即籒名亦不見𠌶於西漢葢今學
家本無之惟時時轉變形體少異得舊日之八分因
以八分爲名葢漢人相傳口說如秦篆變石鼓體而
得其八分西漢人變秦篆長體爲扁體亦得秦篆之

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增挑法且極扁又得西漢之八分正書變東漢隸體而爲方形圓筆又得東漢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偁伸縮無施不可猶王次仲作楷法則漢隸也而今正書亦偁楷程邈作隸秦隸也而東魏大覺寺亦偁隸八分可爲通偁亦猶是也善乎劉督學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眞知古今分合轉變之由其識甚通以兩漢碑攷之其次敘誠可見也又如今人以漢文爲散文以六朝爲駢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筆之異漢魏之間駢散莫分而與西漢

六朝少異旣可上列於散文亦可下次之儷體隨時所偁以爲文字八分之說殆猶是歟中郎之說蓋當時今學家通偁但文姬述之不詳而爲古學篆隸所惑故亂之千載耳今爲別之自后鼓爲孔子時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說也西漢無挑法而在篆隸之間者名曰西漢分蔡中郎說也東漢有挑法者爲東漢分總偁之爲漢分王愔張懷瓘說也楷書爲今分蔡希綜劉熙載說也八分之說定篆隸僞名從此可掃除矣

說分弟六

秦分即小篆以李斯爲宗今瑯琊泰山會稽之罘諸山
刻石是也相斯之筆畫如鐵石體若飛動爲書家宗
法若石鼓文則金鈿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截自有
奇采體稍方扁統觀虫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爲中國
弟一古物亦當爲書家弟一法則也
李少温以篆名一時自偁於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
有所得斯翁以後直至小生然其筆法出於嶧山僅
以瘦勁取勝若謙卦銘益形怯薄破壞古法極矣夫
自斯翁以來漢人隸法莫不茂密雄厚崔子玉許叔
重並善小篆張懷瓘偁其師模李斯甚得其妙曹喜

蔡邕邯鄲韋衛目覩古文古文雖劉歆僞作然此非古亦不能廢攷經學但論筆墨所出既見聞濡染莫非奇古少溫生後千年舊跡日湮古文不復見於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陽明之心學首開家法斯世無人驟獲盛名豈眞能過出漢人空前絕後哉漢人秦分書存於世者吾以寡陋所見尚二十餘種吳碑二種

趙王羣臣上壽

魯王泮池刻石

祝其卿墳壇題字

上谷府卿墳壇題字

仙人唐公房碑額

中平殘石

范式碑額

上尊號奏額

受禪表額

天發神讖碑

封禪國山碑蘇建書

大風歌

諸碑中蒼古則三公山妙麗則碑額奇偉則天發神

讖雅健則封禪國山而茂密渾勁莫如少室開母漢

人篆碑祇存二種可謂希世之鴻寶篆書之上儀也
大風歌傳爲曹喜作然不類漢人書以其爲黨懷英
所自出故坿於末焉又州輔石獸膊有天祿辟邪四
字體與谷口銅筩銘同凡諸篆雖工拙不同皆具茂
密偉麗之觀誠瑯琊之嫡嗣且體裁近古亦有石鼓
之意必毫鋪紙上萬毫齊力而後能爲豈如謙卦銘
瘦骨柴立致吾邱衍以爲燒筆尖而作書哉
又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鐍扁學者得其筆
意亦足成家
駘蕩萬年瓦瘦硬絕倫都司空瓦微帶尖脚筆法亦

同嘗見漢谷口銅甬銘數十字瘦渾圓妙極矣陽冰
城隍謙卦實祖於是必師少温者曷師此邪宗正官
當亦似少温者八風壽存綿繆虬糾幾開唐印之體
然凡瓦當皆繆篆類應坿秦權漢量三公山碑之後
也

漢鐘鼎文繆篆為多太官鐘周陽侯銅丞相府漏壺
慮傂尺皆扁繆惟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則有周
鼎意若汾陰好畤則省秦權都倉則婉麗同碑額矣
余以光緒壬午登焦山摩娑瘞鶴銘後問陶陵鼎見
其篆瘦硬方折與啟封鐙同心酷愛之後見王莽嘉

量銘轉折方圓實開天發神讖之先而爲浯臺銘之祖者筆意亦出於此乃悟秦分本圓而漢人變之以方漢分本方而晉字變之以圓凡書貴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圓作漢分以章程作草筆筆皆留以飛動作楷筆筆皆舞未有不工者也

凡漢分爲金爲石爲瓦有方有圓而無不扁密者學者引伸新體異態生意逸出不患無家數也

鐘鼎爲僞文然劉歆所採甚古攷古則當辨之學書不妨採之右軍欲引八分隸書入眞書中吾亦欲採鐘鼎體意入小篆中則新理獨得矣

吾以壬午試京兆中秋丁祭恭謁
文廟摩挲石鼓仰瞻
高宗純皇帝所頒彝尊十器乃始講識鼎彝南還遊
揚州入焦山閱周無專鼎闇然渾古疏落欹斜若崩
雲作頹連山忽起爲之心醉及戊子再遊京師見潘
尚書伯寅盛祭酒柏羲所藏鐘鼎文以千計爛若雲
錦天下之大觀也此學別爲專門今言書法略條一
二以發學者意耳
鐘鼎亦有扁有長有肥有瘦章法有疏落有茂密與
隸無異擇而採之亦河海之義也章法茂密以商太

己卣爲最古至周寶林鐘而茂密極矣疏落之體乃
虫篆之餘隨舉皆然闕里孔廟器以商册父乙卣爲
最古焦山無專鼎亦其體楚公鐘奇古雄深尤爲傑
作矣長瘦之體若楚曾侯鐘旲季子逞劍字窄而甚
長極婀娜之致齊侯鎛鐘銘銘詞五百餘字文既古
渾書亦渾美詛楚之先驅也邿季敦魚佁妊鼎茂密
匾美甚近漢篆壽敦蘇公敦體亦相同皆可用於秦
分體者也正師戈字如屈玉又爲后經之祖若此類
不可枚舉學者善用其意便可前無古人矣
自少温既作定爲一尊鼎臣兄弟僅能模範長腳曳

尾體長益甚吾無取焉郭忠恕致有奇思未完牆壁黨懷英筆力驚絕能成家具自茲以下等於自檜明世分法中絕懷麓宗師謙卦蚓笛蛙鼓難移我情

國初猶守舊法孫淵如洪稚存程春海並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溫範圍者也完白山人出盡收古今之長而結胎成形於漢篆爲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禩後有作者莫之與京矣完白山人之得處在以隸筆爲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多方矯揉佐以燒毫而爲瘦健之少溫書何若從容

自在以隸筆爲漢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爲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爲篆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爲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吾嘗學琅琊臺嶧山碑無所得又學李陽冰三墳記栖先塋記城隍廟碑庾貢德政碑般若臺銘無所入後專學鄧石如始有入處後見其篆書輒復收之凡百數十種無體不有無態不備深思不能出其外也於是廢然而返遂

棄筆不復作數年近乃稍有悟入處但以石鼓爲大宗鐘鼎輔之瑯琊爲小宗西漢分輔之馳思於萬物之表結體於八分以上合篆隸陶鑄而爲之奇態異變雜沓筆端操之極熟當有境界亦不患無立錐地也吾筆力弱性復懶度不能爲之後有英絕之士當必於此別開生面也

吾邱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蟠扁徐鉉謂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唐篆美原神泉銘結體方匾大有石鼓遺意李樞王宥謁岳祠題記吾甯取之浯臺銘浯溪銘參用籀筆戈戟相向亦自可人碧落碑筆法

亦奇不獨託體之古陽冰見之寢臥數日不去則過陽冰遠矣近世吳山子作西漢分體態樸逸駸駸欲度驊騮前矣若加奇思新意雖筆力稍弱亦當與頑伯爭一席地

程蘅衫吳讓之爲鄧之嫡傳然無完白筆力又無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門人無任道統者矣陳潮思力頗奇然如深山野番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筆法如董宣强項雖爲令長故自不凡近人多爲完白之書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態鮮有學其茂密古樸之神然則學完白者雖多能爲完白者其誰哉

吾粵僻遠海濱與中原文獻不相接然藝業精能其天然勝工夫備可與虎卧中原抗衡上國者亦有其人吾見先師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諱完者手書篆隸結體取態直與完白無二始歎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視世風所尚耳捻道人之心無二一徐遵明之指心爲師亦何異陸子靜哉但風尚不同尊卑迥絕耳道光間香山黃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眞斯相自唐後碑刻罕見儔匹雖博大變化不逮完白而專精之至亦拔戟成隊此猶史遷之與班固昌黎之與柳州一以奇變偁能一以

摹古擅絕亦未易遽爲優劣世人貴耳賤目未嘗攷古辨眞雷同一談何足以知之番禺陳蘭甫京卿出於香山亦自雄駿也

杜工部不師陽冰之篆而師李潮吾邱衍謂潮即陽冰人或疑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爲名與湜澥相類陽冰與堅冰爲字相類甫詩曰況潮小篆逼秦相而歐陽集古鄭漁仲金石略俱無潮篆其爲一人無可疑也

秦分體之大者莫如少溫般若臺黃帝祠宇次則譙敏碑額字大漢寸六寸若曹喜大風歌字亦尺餘亦

秦分體之極大者但非漢人書耳
西漢分體亦有數種今舉存於世者別白箸焉其東
漢挑法者詳本漢篇
秦權量刻字
魯泮池刻石
中殿刻石
建平郫縣刻石
永光三處閣道刻石
開通褒斜道刻石
裴岑紀功碑

石門殘刻

郙閣頌

戚伯著碑

楊淮表紀

會仙友題字

右以篆筆作隸之西漢分食官鐘銘綏和鐘銘亦同魏太和石門摩崖由此體也北海相景君銘曳腳似天發神讖漢鐸有永平二年者豐茂似郙閣亦可埒焉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天發神讖碑

右以隸筆作繆篆亦可坿於西漢八分慮傂尺

同王弇州曰夏承碑有四分之篆天發神讖碑

有五分之篆卽所謂八分書是也

三老碑

尊楗閣記

右由篆變隸隸多篆少之西漢分建武時之碑

僅此

吾於漢人書酷愛八分以其在篆隸之間樸茂雄逸

古氣未漓至桓靈已後變古已甚滋味殊薄吾於正

楷不取唐人書亦以此也

本漢弟七

眞書之變其在漢魏間乎漢以前無眞書體眞書之傳於今者自吳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輅宣示薦季直諸帖始至二王則變化殆盡以迄於今遂爲大法莫或小易上下百年間傳變之速如此人事之遷化亦急哉自唐以後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筆法之雄奇也蓋所取資皆漢魏間瓌奇偉麗之書故體質古樸意態奇變後人取法二王僅成院體雖欲稍變其與幾何豈能復追蹤古人哉

習過其師始可傳授今欲抗旌晉宋樹壘魏齊其道何由必自本原於漢也漢隸之始皆近於篆所謂八分也若趙王上壽泮池刻石降為褒斜郙閣裴岑會仙友題字皆樸茂雄深得秦相筆意繆篆則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瓌偉至於隸法體氣益多駿爽則有景君封龍山馮緄疎宕則有西狹頌孔宙張壽高渾則有楊孟文楊統楊著夏承豐茂則有東海廟孔謙校官華豔則有尹宙樊敏范式虛和則有乙瑛史晨凝整則有衡方白石神君張遷秀韵則有曹全元孫以今所見眞書之妙諸家皆有之

蓋漢人極講書法羊欣稱蕭何題前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水金壺記曰蕭何用退筆書裳大工此雖未足信然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尚書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隸王尊能史書谷永工筆札陳遵性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此皆著於漢史者可見前漢風尚已篤好之降逮後漢好書尤盛曹喜（大風歌雖云贗作然筆勢亦可喜）杜度崔瑗蔡邕劉德昇之徒並擅精能各創新製至靈帝好書開鴻都之觀善書之人鱗集萬流仰風爭工筆札當是時中郎爲之魁張芝師宜官鍾繇梁鵠胡昭邯鄲淳衛

覬韋誕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隸名家石經精美爲
中郎之筆而棠谿典之外公羊末則有趙陔劉宏張
文蘇陵傅楨論語末則有左立孫表諸人又武班碑
爲紀伯允書郙閣頌爲仇子長書衡方碑爲朱登書
樊敏碑爲劉懆書雖非知名人然已工絕如此又有
皇象天發神讖蘇建封禪國山碑筆力偉健冠古今
邯鄲衛韋精於古文張芝聖于草法書至漢末蓋盛
極矣其樸質高韵新意異態詭形殊製融爲一爐而
鑄之故自絕於後世晉魏人筆意之高蓋在本師之
偉傑逸少曰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

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生發右軍所得其奇變可想即如蘭亭聖教今習之爛熟致諳院體者然其字字不同點畫各異後人學蘭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結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不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已到烏絲闌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之面目而神理自得蓋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楊少師未必悟本漢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絕世學者欲學書當知所從事矣

右軍曰子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

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又於從兄處見張昶華岳碑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右軍所採之博所師之古如此今人未嘗師右軍之所師豈能步趨右軍也

南北朝碑莫不有漢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顯用篆筆者無論若谷朗郛休爨寶子靈廟碑鞠彥雲弔比干皆用隸體楊大眼惠感鄭長猷魏靈藏波磔極意駿厲猶是隸筆下逮唐世伊闕石龕道因碑仍存分隸遺意固由餘風未沫亦託體宜高否則易失之薄弱也

後人推平原之書至矣然平原得力處世罕知之吾嘗愛郙閣頌體法茂密漢末已渺後世無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結體獨有遺意又裴將軍詩雄強至矣其實乃以漢分入草故多殊形異態二千年來善學右軍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師右軍之所師故也

漢分中有極近今眞書者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顏清臣書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學者取法之貴上也高頤碑爲建安十四年此闕無年月當同時故宜與今楷近張遷表頌亦可取其筆畫置於眞書楊震碑縹

緲如游絲古質如虫蝕尤似楷隸爲登善之先驅蓋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眞書者若吳葛府君碑直是正書矣惟樊敏碑在熹平時體格甚高有鄘閣意魏元杰曹眞亦然眞可貴異也

子游殘石有拙厚之形而氣態濃深筆頗而駿殆張黑女碑所從出也又書法每苦落筆爲難雖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楔範仍當自漢分中求之如正直殘碑爲字竅字辭字眞爨龍顏之祖可永爲楷則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書熟觀漢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屬皆以風神逸宕勝孔宙用筆

旁出透迤極其勢而去如不欲還馮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疎磔筆長

東海廟碑體漸匾闊然筆氣猶豐厚有郙閣之遺孔謙近之

尹宙風華艶逸與韓勑楊孟文曹全碑陰同家皆漢分中妙品曹全碑陰逼近石經矣

楊叔恭鄭固端整古秀其碑側縱肆姿意尤遠皆頑伯所自出也成陽靈臺筆法豐茂渾勁楊統楊著似之

楊淮表紀潤醳如玉出於石門頌而又與石經論語

近但疎蕩過之或出中郎之筆眞書之爨龍顏靈廟碑陰暉福寺所師祖也孔宙碑陰筆意深古昔人以爲如蟄虫盤屈深冬自衞眞善爲譬者

帖中州輔碑兼雄深茂密之勝熹平殘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魯峻碑額渾厚中極其飄逸與李翕韓勑略同

婁壽碑與禮器張遷豐茂相似張壽與孔彪渾古亦相似耿勳與郙閣古茂亦相類

楊孟文碑勁挺有姿與開通褒斜道疎密不齊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與李孟初碑年

字同法余謂隸中有篆楷行三體如裦斜裴岑郙閣隸中之篆也楊震孔彪張遷隸中之楷也馮府君沈府君楊孟文李孟初隸中之草也

李孟初韓仁皆以疏秀勝殆蔡有鄰之所祖然唐隸似出夏承爲多王惲以夏承飛動有芝英龍鳳之勢蓋以爲中郎書也吾謂夏承自是別體若近今冬心板橋之類以論語核之必非中郎書也後人以中郎能書凡桓靈間碑必歸之吾謂中郎筆跡惟石經稍有依據此外華山碑猶不敢信徐浩之說若魯峻夏承譙敏皆出坿會至郙閣明明有書人仇紼范式有

青龍二年其非邕書尤顯益以見說者之妄也

自桓靈以後碑世多坿會爲鍾梁之筆然衛覬書受禪表確出於同時閒人牟準之言而清臣李海猶有異談況張稚圭乎其按圖題記以孔羨碑爲梁鵠書吾亦以爲不爾夫乙瑛既遠出鍾前而稚圭題爲元常所書則孔羨亦何足信歟以李嗣眞精博猶誤范式爲蔡體益見唐人之好坿會故以韓勑爲鍾書吾亦不信也

華山碑後世以季海之故信爲中郎之筆推爲絕作實則漢分佳者絕多若華山碑實爲下乘濇古之氣

已滅姿制之妙無多此詩家所薄之武功四靈竟陵公安不審其何以獲名前代也

景君銘古氣磅礴曳脚多用籀筆與天發神讖相似蓋和帝以前書皆有篆意若東漢分書莫古於王稚子闕矣

吾歷攷書記梁鵠之書不傳尊號受禪分屬鍾衛然乙瑛之圖記既謬則孔羨之圖記亦非包愼伯盛㑹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呂望孫夫人二碑分繼二宗亦坿會之談耳漢碑體裁至多何止兩體晉碑亦不止二種以分領後世之書未爲確論今無取焉

葉子侯碑淺薄前漢時無此體與麃孝禹碑殆是贗作字體古今眞可一望而知余嘗見三公碑體近白石神君以爲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類永平時書既而審之果光和四年故字體眞可決時代也夫古今風氣不同人生其時輒爲風氣所局不得以美惡論而美惡亦繫之漢書所録張敞察昌邑王疏文選注所引劉整婢采音所供詞皆古樸絕俗爲韓柳所無吾見六朝造像數百種中間雖野人之所書筆法亦渾樸奇麗有異態以及小唐碑吾所見數百種亦復各擅姿製皆今之士大夫極意臨寫而莫能至

者何論名家哉張南軒曰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若古鐘鼎款識諸國不同蓋風氣初開爲之先者皆有質奇之氣此不待於學也

今人日習院體平生見聞習熟皆近世人所爲暗移漸轉不復自知且目旣見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後欲無蘇董筆意不可得若唐人書無一筆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無故即好古者抗心希古終抑挫於大勢故卑薄不能自由也譬吾粵人生長居遊於粵長遊京師效燕語雖極似矣而淸泖之音助語之詞終不可得燕人小兒雖閒有土語而淸吭百囀嚦

懸可聽閩粤之人雖服官京朝數十年者莫能如之
為文者日為制義而欲為秦漢六朝之文其不可為
亦猶是也若徒論運筆結體則近世解事者何嘗不
能之

廣藝舟雙楫卷二

弟子林　奎陳和澤覆校
弟子梁健康徐　勤覆校